

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

● 作者：贝特兰·罗素

来源：<http://whb.news365.com.cn/whb/pdf/20060623/wh062308.pdf>

一个欧洲人要是向你推荐一所住居的地方，一定说这地方离车站如何近，乘车如何方便，在他看来只有交通便利，总是住宅的第一优点呢。但是中国人可就不然，他决不会告知你关于火车的事，要是你问他呢，他的回答便老是错误的。他告知你的事，是某处有古代帝王建立的宫殿，某处有高士隐居的湖，湖旁有唐代某著名诗人所营的别墅。

中国人从最高的阶级到最低的阶级，都有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种态度便是受过欧洲的教育也还不至于消失罢。他们——无论个人或民族的——是全不自己肯定的，他们不必肯定自己而自有崇高的威严，他们明知中国的军备不及他国那样强大，可是他们并不以为杀人的本领的强大，是个人或民族的最要的质素。

他们(中国)是早被人家征服过的，第一次是被蒙古征服，后来却又被满族征服。可是征服者不久却被他们同化了，而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也没有改变，过了几十百年之后，那些侵入者却都变成中国人了。

东北至今还是一片空虚的土地，很可以容纳许多的移民，日本人借词人口过剩，想拿东北当作他们的殖民地。可是实际上，东北的中国移民却要比中国人多过百倍，不必去问眼前东北的政治情形，总之将来，东北必将永远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东北依旧是中国的东北。

因为四万万中国人都具有这一种特长——顽固的民俗，强大的消极抵抗力，莫与伦比的民族粘着性——所以他们尽可以轻视武力而不用。只要一等到压迫他们的人因内部冲突而消失其狂热的能力时，他们的时机便到临了。

与其说中国是政治的集合体，倒还不如说是文明的——从古代遗下的唯一文明的——集合体。自从孔子的时代，一直到了现在，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许多文明的古国都已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永久不绝的进化，至今还生存着。中国的文明也很受外国的影响——起初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现在却又受了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做了印度人，西方的科学自然也不至把中国弄成欧化吧。

注：原文刊载于1921年12月《大西洋月刊》，系罗素结束在华讲学后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文译文于次年刊发于上海《东方杂志》1月号。



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留影

“对真理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人民生活苦难的深深同情主宰着我的一生。”这是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政论家、散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晚年的自我评价。

罗素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不乏人文关怀。他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但否认科学技术的万能。他把中国问题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他虽然肯定缺乏科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点并断言儒家学说中的孝道和族权观念有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但他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而延续至今全赖其灿烂的文化。他把古老中国看作一个充满艺术情调、充满生活乐趣、尊崇美德智慧的国度，声称即便是从中国的苦力身上也可以发现那种下意识的美感，正是这种美的冲动创造了在清教徒时代之前就流传在我们之间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至今仍传唱在木屋与花园之中。他鼓励中国青年发展那些由中国古典文化所塑造的品格，即文雅、谦让、正直与和气。他把精研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分为两类：二流的中国人只知模仿西方并且蔑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流的中国人则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但为人处世却是中国式的。他们心胸坦荡，相信道德感召的力量。”